

可齋雜藁

四

可

不

知

足

矣

哉

乎

耶

也

矣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膳錄監生臣連彭年

欽定四庫全書

可齋雜藁卷七

宋 李曾伯 撰

啓

代上史丞相

鴻鈞播物久被渥於乾坤燕幙綴員尚棲身於江漢念
大造廣如天之覆凡小材無在野之遺疇謂么微乃甘
暴棄用輒忘於鈇鑕敢上叩於機緘竊惟古今人物之
權盡出廊廟主盟之地故漢朝賢士得一登翹材館以

為榮而唐代大儒雖三伏光範門而靡惜惟上焉汲汲
乎取一介之善斯下皆于于然由數路而來何幸孤蹤
獲際今日某零丁墜緒漫浪微階誤聯當世之搢紳勉
守諸生之門戶十年隨牒誰憐不調之釋之萬里擔簦
嘗作依人之王粲繼叨陞於臺屬方勇赴於事機突不
及於既黔義焉當去軌既歸而却掃分謂宜休不圖索
居荆江寂寞之濱而誤在襄閩搜羅之數一來計幙又
見周星嗟蚍蜉蟻子之援舉無而蟲臂鼠肝之微疇取

靖循先訓皎在中心謂初分教於稽山早獲依光於相
里拜大越國親從門牆之遊奉小申公已覘社稷之器
厥後受任艱難之際未幾投身閑散之間逮大化之載
更及諸賢之並進則已類徐君之劍特蒙復王氏之璫
繼小子以頃年瞻上公於潭府遭逢千一問勞再三盛
德弗忘將俾臧孫之有後微衷自慶深期嵇紹之不孤
恨未能攀龍坂之鱗近喜聽起鵠原之羽遂憑恩寵庸
露悃忱辟剡凡三蓋已一歸於化筆薦書有五今惟二

久於常員少加大匠之甄陶立起朽株於丘壑終身繫
是引領望之恭惟某官千載真儒三朝元老洗日偉虞
淵之力擎天高媯柱之功濟世規模復出房謀杜斷之
上格心事業蓋得伊訓說命之中興登嘉定之金甌復
見淳熙之玉鉉垂紳正笏制大變於聲色不動之間借
箸披圖折遐衝於精神默運之頃方此佐億萬載洪圖
之景命豈徒矜於三十年黃閣之清風彝鼎折常將編摩
於不朽鹽梅舟楫政坤圉之無垠然且持衆美以致君

收羣材而報國如醫師之用藥不以芟木而棄洩勃之
微猶梓人之運斤不以棟梁而廢棄楠之細故凡絲粟
毫髮之技悉歸權衡尺度之公斯久斷於溝中亦一鳴
於堂下僂躬望賜援手拜恩不惟其官惟其人倘獲備
聖代量能之用匪在其身在其子庶幾勸天下為善之
心

代上史丞相

身圉化機不幸自傷於美錦名編謫籍抑知未棄于敝

惟懼雖踏地以靡容窮不呼天而孰拯輒披肝膽用冀
甄鎔竊以退而不忘進者臣子事君之忠奪而必終予
者聖朝愛士之禮故孟明不以一眚掩德卒拜賜以報
秦使下惠或以三黜易心將焉往而去魯緬懷斯世奚
復遺材今有生於清明之時不幸在乎譴戾之域其窮
甚矣猶默可乎伏念某子立孤生多奇薄分緒有不絕
如綫之將墜援無其間以髮之可攀屢試禮闈與百千
人而旅退一沉宦海幾四十載之徒勞屬因當路之知

憐遍歷長淮之奔走不圖洪造擢試小冠方去蝨正懼
於害苗而投鼠詎知於忌器拾塵惑孔下杼疑參穎甫
合於浮圖碑頻轟於薦福騰援側視既失木以危行傷
雁悲鳴復驚弓之虛發肱可成於三折腸何益於九回
顧當風雨震凌之餘賴有乾坤覆護之賜雖從沙汰曲
示海涵然為山九仞而寧忍竇虧非中流一壺則將淪
舟失況彭澤之瓶無儲粟而東野之鬢可織絲皆命也
以奈何將老焉而至矣爰諏小已曷問大鈞斯轉喉忘

觸諱之虞而搖尾作乞憐之態正猶噎者豈終身而廢
餐譬彼痿人無一日而忘起白骨更肉丹心未灰決此
生之升沉在今日之投拭恭惟某官三朝碩輔千載真
儒虞淵高洗日之功媯柱屹擎天之勢垂紳正笏不動
聲色慶厯大衛國之勲好德樂善出於性資元祐小申
公之望矧使過使功而不拘於微跌凡馭貴馭罪而悉
本於至公濟世困窮若將見赤子之入井拯時淪溺不
忍視一夫之向隅故雖以天下之畸人亦不為化工之

棄物許捐痕玷立離煨塵苟一枝俯借於鷦鷯則十駕
願殫於駑馬猶飢者食渴者飲敢靳眼靈輒於翳桑凡
死之日生之年終冀亢杜回而結草

代上鄭制置

淮左一官思龍門而今老天涯萬里喜燕幙之再春蓋
有寅緣將為終始惟三軍之帥傳檄伊始凡一介之士
執贄爭先手板倒持嗤晉無人橐鞬以見倣唐故事是
將肅軍禮以新耳目誰不吐愚慮而傾腹心知不以位

貌拘故敢為門牆告維今西南一隅之地累貽宵旰九重之憂一壞於井蛙而氣脉之幾危再弊於雨狝而瘡痍者未復民情雖固而每猶驚木之鳥兵戍未撤而正如連棲之雞春草一生夜烽屢警渭上之田皆葦白關中之餉乏粟紅兵民財三者以俱疲士大夫羣議而安出諉曰機會可矣其如根本者何當如醫之用藥而察脈即知奕者著枰而舉手可服公之來此吾屬幸歟恭惟某官鄮侯諸葛之盛心乖崖清獻之能事念二百年

之天下中限華夷顧八千里之坤維外臨京洛帳中之
席未暖塞上之氊已寒誦旌旗色鼓角聲犬羊之魄頓
褫對草木風關山月貌貅之膽益張惟義故可以伸春
秋攘狄之功惟靜故可以得大易制動之理人心所以
悅於扶杖一見之頃士氣所以張於挾纊片言之間難
得之機不容以髮是以善覘勢者知其有成功乎某昔
有志焉今無能矣揚州一夢桃李猶榮楚戶三霜萍蓬
可笑不謂搖落棲遲之晚歲復遇賢明忠厚之主人劒

遂重彈屐不覺折舟分一楫中流可避於波濤屋聳萬
間半夜不憂於風雨

代上鄭制置

楓宸重殿西之寄全付坤維徽戎給劔北之屯誤司井
賦靖念公朝委畀之意正惟師門薦引之由謂脈絡之
相通知臂指之可使遂奉命於左右獲效恭於夙宵然
而蜀自渡江以來不知其幾變兵由宿邊之後又及於
七晷公家歎然民力竭矣起於總計者自為之肝膽昔

之分閫者亦視如瘠肥不思尾之不掉身豈能安皮之
不存毛將安傳嘗稽諸易有感於時師以長率而中行
謙以卑牧而平施帥實師之主也豈大計之不專財猶
謙之象乎宜小心而求益自今以始請事於斯恭惟某
官濟時盛心經世大略德望媯之鰲極足以擎天忠力
禹之龍門足以拯溺風霜其手雲夢此懷淮陽汲黯禁
閹難留隆中孔明營壘重屈百萬甲兵了不形之聲色
十二方略常默運於精神踞鞍鞭指於褒斜飛矢檄傳

於關洛訪益州之金馬自得湖山洗長安之銅駝佇清
荊棘信可入方叔而出召虎匪伊左伯益而右臯陶某
素出公門茲依統府烟未清於詡竈風幸託於婁舟江
東之米價莫知自笑晉人之無策關中之兵餉不絕亦
惟漢相之有規

代上鄭制置

一廛近斗牛之天久依鄭里十乘分井參之地正隸陝
封不揣疎庸願奉奔走惟昔范睢入相憐須賈之故人